

主编 潘相陈 赵柯

最新社会小说

集萃

李春平等 著

司公青人



济南出版社

最新社会小说集萃 (中)

● 潘相陈 赵柯 主编

局长情人

济南出版社

RAR39/63

目 录

隐形角逐 黄新明 (1)

他的官越当越大，而自己的官越当越小，真是不可思议。看样子，在官场混，还得跟白刚多学学他的官场经。白刚遇到官比自己大的，就一脸笑，点头哈腰，马前鞍后，忙个不停；对平级说话总是让人感到推心置腹，使人感到很诚恳；对官比自己小点的，他有时帮一点小忙，让人感恩戴德。

白刚说：“你知道个屁，越是要死了，越是要去，这是给后来的书记看的。再来个县委书记一看我对吴书记这样无情无义，他敢用我？”

争取一个敌人成为自己的朋友，比干政绩强万倍，因为政绩干得越多，问题和矛盾就越多，这些恰恰就是仕途上的障碍。

部级文件 楚 良 (50)

吴达升想的就是部长的这句话。如果这

句话兑现了，吴达升抓住部长来白云山视察就是成功之举，乌纱帽戴得更牢。

“我说？你要我去出部长的洋相吗？省长厅长都在那里，有我县长去指教部长的份？

官场中心理土壤太肥沃，只要大人物放出一一点音，露出一一点心迹，哪怕是无意识的，也会被聪明的下级捕捉到，节外生枝，枝繁叶茂。

局长情人 李春平 (83)

眼下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下一任局长的人选问题，因为这个局长职位落在谁手里，将直接关系到他晚年的生死存亡。

冰然说：“性爱是没有党派区别的。何况你这么英俊成熟，我当然愿意为你献身的。”

一般来讲，包养情妇的领导，总是与经济问题联系在一起的。他所要选的，不仅仅是局长接班人的问题，而是一个能帮他捂住盖子的人。

县委书记的“亲姐夫” 丁正泉 (153)

他在官场混迹多年，深知当下属的在给领导提供好处时，无一例外地总要挨一顿批

评，而这种嘴蜜糖心的批评，比起那些空泛的表扬要胜过一千倍一万倍，……受到这种批评，才能使人进步，才有升迁希望。

“决定？——人家都说我的女秘书撅腚，她是个翘屁股。”

作为一个现任的县委书记，邱传奇的做法实在有些出格，但对他来说，也叫“逼上梁山”。

转 正 李大刚 (245)

刘文明醉眼陶然，拿筷子沾了酒在桌上画阿拉伯数字。先划了个“36”，口中念道“副处”，再划“40”，又念“正处”。

譬如开会坐位子，长会议桌背靠国旗那一头居中的座，铁定了就是老大的，副手就得众星捧月般两边雁翅排开，老大若是今天没到场，那位子你一样得给他留着。

刘文明现在必须亲自去做的就是攻老宋的关。要做老宋的工作，第一是抛出刘文华手中的巡航导弹，往老聂的软肋处精确制导。

机关上班 文 博 (281)

有一次喝醉酒没洗没脱衣服就躺到床上，

摸着女儿的头发奇怪地冲着她问：“你怎么跟外国人一样胸前长这么长的毛呀！”

但作为领导的面上虚伪还是要的：“大家都很努力，干得很出色，我只是起一个领头羊的作用。”

朱乐搞不清提拔任用干部的腐败之风到底腐在何处？每个环节不是都那么的合乎规定，何腐之有？

无米之炊 崔喜军 (338)

袁丽雅又说：陆局长，我还有一个想法，现在不都讲傍“大款”吗？咱能不能也在这上面动动脑筋？

袁丽雅惊骇地连连后退，猛一下子把他推出老远。可一看到他浑身筛糠似的颤栗，近乎绝望的呜咽，她的心一下子碎了，又猛地扑到他怀抱里……

陆彦东笑笑：那不成了公开卖官了吗？

☆黄新明

隐形角逐

1

农历正月十六，丘陵县干部上上下下变动了一百八十余人，其中有五十名干部待岗。

文件读完，鸦雀无声的会场，议论哗然。谁升了官、谁动了好位置、谁平级调动、谁提“前”（钱）打招呼、

谁提着炸弹“研究”“研究”（烟酒烟酒）……人们议论纷纷，有的干部开始发牢骚：“狗日的，只晓得把干部动去动来，没有本事把经济搞上去，国营企业几乎都全军覆没了。”

县委办公室综合科科长马遥被免职待岗。

马遥心情沉重，他夹着公文包，随着熙熙攘攘的人流走出了礼堂。心里直想：县里早就嚷嚷动干部，怎么动到自己名下来了，一点觉察都没有？这个一米八的标准男子汉，三十二岁，身材魁梧，头发修理得整整齐齐，两条眉毛又粗又黑，眉头紧锁着，像掘了两条深深的沟壑。

十年前，县委机关要找一个中文本科毕业生进县委办公室做文书把文字关，组织部找遍全县 2000 多个有学历的干部、教师，马遥以绝对的优势中榜。他的博学多才引起了决策人的重视，后来，就被下派培养，当科技副乡长，是全县最年轻的副局级干部。乡里有一个金家沟村，十多年没发展一个党员，选不出党支书，马遥向乡党委提出去兼任党支书。这样马遥就在村里当支书整整干了一年，为村里修了一条致富路，村民自发地命名叫马遥路。回到乡里又干了一年后，马遥才调回到县委办，任信息科科长，明确为副局级待遇。县委书记调来调去换了几次，马遥蹲在县委办当科长没动。想到几年前自己是全县最年轻的副局级干部，现在 30 岁左右了，不仅没有提升，还搞了个待岗，心里不是滋味，好像觉得有人在戏弄自己，他怎么也琢磨不出里面的道道。

马遥迈着沉重的步伐，恍恍惚惚地进了家门。他家住和县商业局院内，妻子是副食品公司会计，已下岗在家。

“快收拾一下，我们今天去给舅舅拜年。”妻子肖小兰十分温柔地说。呆在家里无事干，丈夫是家里惟一的经济支柱，本来十分温柔的妻子更加温柔了。

“今天哪里都不去了。”马遥丢下公文包，十分恼火地说。

“你怎么了？不是说得好好的去给舅舅拜年吗？”肖小兰感到有点意外和惊讶。

“老子也下岗了！”马遥带着哭腔吼道，“老子拼命地干，不知为的谁，他们把我就像丢烟头似的丢了，这世界太不公平了。”

男儿有泪不轻弹，丈夫急哭了，妻子深知问题严重。

整整一夜，马遥的思维像梦游一样忽东忽西，没法入睡，他要下决心梳理出个头绪来。县委书记吴迪一直说凭政绩公开、公平竞争提拔干部，看样子这是糊弄人的。自己在县委办是主要笔杆子，县委许多重要的计划、汇报、总结、讲话都是自己起草的，然后才交给县委办公室主任丁欢审稿，难道丁欢不知道？鬼才相信！

自己犯了什么错？他不知；自己得罪了谁？他不明；怎么突然待岗？马遥是丈二的和尚——摸不着头脑。

“我看你还是去市委找一找梅建吧，看他能不能出个什么主意。”妻子小兰见马遥一直闷闷不乐，提醒马遥。梅建是他大学最要好的同学，现在市委组织部当科长。

“找他？”马遥沉思了一会，不置可否地摇了摇头。小兰说：“干脆调到阳川去算了，教书工资还高些。”小兰又扯了一个由头。她知道，不多找几个由头，丈夫的脑壳是不会开窍的。她吃过亏，不然自己怎么会落到下岗的地步？去年副食品公司精简人，经理说了算。以前经理要做一笔假账，她同经理吵过嘴。小兰提出到经理家去走动走动认个错，可马遥问她：“你凭什么给他认错，他要做假账是他的错，你给他认错不是颠倒是非，混淆黑白吗？”就这样，小兰下岗了。

小兰提出到市里去，马遥眼睛一亮，放出一丝希望的光芒来。对，这是一条路子，东方不亮西方亮，黑了南方有北方。提出调到市里去，说不定县里又要出面留住自己哩。对，找梅建活动去。

二

早上刚上班，阳川市委院门口就进来了丘陵县的三十多个上访干部，吵吵嚷嚷，一下子把市委信访办围了个水泄不通。

在市委办当秘书的向群是梅建的妻子，听说家乡的干部上访，连忙打听缘由。原来他们都对调动不服气，都相互攀比，说提拔的都是县太爷的亲戚。有的要下乡镇任职的干部说身体不行；有的55岁刚满，子女还未安排好就退下去，坚决不干；还有的说这次提拔的官和调到好单位任职的官都是拜年跑来的官，是要来的官，送

出来的官。他们举例说马遥是院子里学历最高、干部们公认的笔杆子，可这次调整却在待岗之列。

向群听说后觉得不对劲，马遥怎么会一下子成了待岗干部？向群太关心马遥和小兰了。当年，他们三人都是县重点高中的同班同学。小兰和向群是城里的姑娘，马遥是乡下农家的孩子。起初，她们把这个常穿着补丁的农村娃没当回事。可是，他每次在班上考试都是名列前茅，高考时以高分考取了省城重点大学的中文系。小兰只考取了省商业中专，向群名落孙山，进商场当了营业员。肖小兰在省城读中专时和马遥恋上了，结婚后，马遥在县重点中学教书。向群人长得非常漂亮，在县城找对象高不成低不就，成了老大难，小兰成了向群惟一的知心人。

马遥的大学同班同学梅建和向群的结合也真是缘分。马遥和梅建大学毕业后，梅建分在阳川地区重点中学教高中，两人都参加了母校的函授研究生学习。那年春节，他俩在省城母校听课回来，因大雪封山，梅建这个山里孩子不能回家了，只有到马遥的新家过年。

向群和梅建就此由肖小兰介绍相识、热恋、结婚了。后来，梅建被市委组织部调到《阳川党建》杂志当编辑。因为梅建是研究生，家属很快就列入了安排对象，调了几次单位后，进了地委办公室。这时的梅建已当了杂志社的执行副主编，兼任教育科长、干部科长两个职务。

梅建、向群结婚后关键性的问题又是马遥夫妻俩帮助解决的。向群结婚后两年没生孩子，肖小兰从向群特

别喜欢自己的儿子亮亮中看出了问题。女人之间好交流，小兰问原因，向群哭着说不知道。

“不能说管人家结婚还管生孩子！”马遥十分为难。“要负责就得负责到底。”小兰要马遥给梅建做工作，她给向群做工作。小兰领着向群看了几家医院，后来要梅建也去看。梅建怕丑，硬是不去。马遥拉着他去医院，终于有了结果，不久，向群生了一个十分可爱的女儿，取名盼盼。

梅建夫妇一直认为马遥在丘陵干得还可以。可去年，小兰突然下岗了。梅建想等有机会再说，可一波未平，一波又起，马遥在县委办当科长干得好好的，突然又蹦出了个待岗。

梅建，一米八五的个头，比马遥小两个月，标标准的五官，正是女孩子所向往的白马王子。他爱思考问题，一双浓眉大眼给人的感觉是稳中带有机敏。

梅建正在省委组织部开干部科长会，散会后就从省城赶回来了，这时，马遥、小兰还有他们的儿子亮亮已坐在了家里了。

吃完饭，两个孩子玩去了，两个男人边叙旧情边闲聊，两个女人也在一边洗耳恭听。

“你们县里的情况，我听说过。你工作的事，等我考虑一下再答复。”梅建说。

三

马遥回来后被任命为县志办史志科科长，后面的括

号里写着：享受副局级待遇不变。他没把任命当一回事，他的心早飞了。

终于熬到周末，马遥心急火燎，风尘仆仆地赶到阳川，找到梅建问单位落实得怎么样。梅建不慌不忙地说等吃完饭再慢慢谈，吃完饭又说到街上走走。他俩沿着环城东路来到阳川广场。广场周末的夜晚五彩缤纷，游人川流不息。梅建领着马遥穿出人潮来到停车场打转转。马遥心急如焚，他急着想知道梅建为自己联系的单位怎么样，可是，梅建就是不着急，只说：“先转一转。”走着，走着，马遥警觉起来：“这像是我们县里的小车。”

“好像是吧！”梅建漫不经心地说。

“唉，这又像是我们县里的车。”马遥像发现新大陆似的，在远离丘陵的阳川，怎么周末晚上还有这么多县里的小车？

“是吧，这是你们县里的车牌照。”梅建说。

马遥又发现了一辆桑塔纳轿车，说：“唉，怎么这么多我们县里的车停在这里？”

“走，到宾馆去。”梅建说。

“到宾馆干啥？你给我联系的单位？”马遥心急如焚。

梅建不动声色地说：“我们去研究研究这些车。”

“这车关我们屁事。”马遥毫无兴趣地说。

“今晚得听我的，不然，你的事我怎么管？”

马遥被梅建拉进临近的宾馆。在二楼的一间客房，马遥突然看见了楼下市委农委的牌子，便说：“我们吴书记好像就住在这里。”梅建指着一个单元，只见里面灯光

通明，人声鼎沸，热闹非凡，有打牌的声音，有闹酒的声音……

这些车，还有屋内那些正在杯觥交错的人！马遥突然明白了什么，心里涌起一阵阵苦涩的感觉。胃里像吃进了一只从厕所里爬出的苍蝇……

马遥仿佛嘲笑地说：“这就是你给我调的好单位？”他在嘲笑别人，还是在嘲笑自己，他自己也不知道。

梅建非常冷静地说：“你要我给你找单位，说难也很难，说简单也很简单，可是我想，你若再调一个单位，一受到挫折，那不又要调单位？所以，你坚决不能调单位，就在丘陵县干。你既然自己感觉许多人不如你，为什么这些人每次干部调整时就往上升？而你却不动或往下降？你高傲，看不起人，心中只有自己最行最能，不能容下别人……”

“唉，你听到我一些什么？”

“吴书记前任的书记在培养你，可有一次干部理论学习动员会，你们县委办的人都没参加。县委书记问为什么不参加？你说‘没有必要，因为您的动员报告是我们起草的。’可当晚的话变成了‘你的报告是我起草的，你的县委书记我照样能当。’很快传到了市委大院里……”

“这？是有这么回事，唉，你怎么不早给我说？”马遥说。

“春风得意之时，说了你也听不进去，受点挫折后才能听进去。现在社会风气不好，有的人在搞不平等竞争，有的人又在搞平等竞争，等你搞平等竞争的人明白了，

搞不平等竞争的人已到前面去了……”梅建这话听起来颇有一番哲理。

“我说的一些话怎么传到你们市委来了？”

“你又过低估计自己了，像我们二十几岁就弄到研究生头衔的，在党政机关少得可怜，这对许多想升官的人是大威胁，我们上去了，就没他们的份，所以他们就要想方设法从背后来戳。你能不能发挥我们的长处，以己之长，攻其之短，与他们竞争一番？”梅建十分严肃地说。

四

县委书记吴迪是邻县吴家沟人，恢复高考时考取了省农业大学。当时，他已27岁，是一个孩子的父亲。大学毕业后正碰上文凭热，他从技术员一直干到县委副书记、市委农委副主任，一年前调到丘陵县任县委书记。调任后，家仍在市农委宿舍，每星期回去一趟。吴迪最怕的是每星期五晚上回家，因为每次后面都有尾巴。这些人都是空手进门。吴迪给爱人严格规定：不准收人家的礼。后来实在是顶不住，吴迪便给家人放宽了政策，绝对不收人家的钱。

吴迪来丘陵后承诺，稳定干部队伍，绝不乱动干部。可是，方方面面的工作都涉及到动干部，看样子光靠自己一人是抵挡不住的。动就动，要名正言顺，而且要快。正月十五，吴迪打破常规，通知常委，在党校秘密开会。

一天一夜，讨论、商量、拍板，当场起草文件，一锤子定音动了一百八十余名干部，有五十名待岗。目的是想触动一下在职干部，要好好干工作，不然就有待岗的危险。宣布的当晚，就有干部赶到市政府集体上访。第二天市委书记亲自打电话，要吴迪用车接人。通过这件事，吴迪得出结论：许多干部吃了别人的嘴软，拿了别人的手软，收了别人的心软，有些人手中的权力已进入市场，在搞钱权交易，在培养自己的帮派势力。

这天来了封挂号信，吴迪急忙拆开，见上面写着：

吴书记：

你好！大作《浅谈农业产业化人才的培养》一文已拜读，现提出修改意见，修改提纲附后，请您在百忙之中修改，迅速寄来，我们准备在下期的头条刊发，谢谢！

《阳川党建》杂志编辑部

吴迪感到莫名其妙，打开稿件一看，见文章标题下署名是中共丘陵县委书记吴迪，末尾括号里写着：丘陵县委办公室马遥根据讲话整理，未经本人审阅。

马遥？这是马遥还在县委办公室时整理的，日期也是春节前的。吴迪细细地读起文章来。文章主题鲜明，文字通顺，论点突出，论据充分。老实讲，吴迪自己写不出这样的文章，但是，文章的观点、内容的的确是吴迪在年初农村工作会议和大小会上说过的一些话。吴

迪兴奋起来。理论文章，县里去年没一篇像样的，丁欢每次将自己的讲话原封不动送出去，没什么分量。在市委书记眼里，自己仿佛就是缺知识少文化的大老粗。吴迪突然感到了文章的重要性，决定迅速把这篇文章修改出来发表。

吴迪琢磨着马遥。这个马遥像知道自己的心思似的，怎么无形之中给自己写起文章来？他抱有什么目的？是想讨自己的欢心？吴迪见自己说的话被马遥整理得这么有头绪，突然从心底喜欢起马遥来，同时又觉得把他调出县委办公室不应该。后来，组织部长说市委要五十个待岗干部名册，马遥几年前是后备干部，现在又报待岗干部不合适。吴迪便果断决定只报四十九人，并现补文件，在县志办给他任命了个科长，还在后面打个括号。

吴迪决定见一见马遥。

他来到县志办，马遥不在，说是到王庄乡卖书去了。幸好马遥不在，吴迪突然觉得自己同马遥接触应该秘密，不能张扬。这里太复杂，不然，别人知道马遥代笔给自己写文章，县委院子里又要传得沸沸扬扬。吴迪在几个地方顺便看看，回到办公室，给马遥家挂了个电话，证实马遥的确去了王庄乡。于是，他喊县委办公室主任丁欢陪同，说是要下乡转转。

转了两个乡镇，吴迪只问了问一些机关人员的去向，因为，群众反映乡镇干部一天到晚根本看不到人影。丁欢摸不着头脑，也不好给下面通风报信。他知道，如果书记突然在乡镇发现重大问题，以后这些哥们要找自己